

悔堂先生文集卷之二目錄

書

上慎齋周先生

答院中諸君子

雜著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

業儒齋完議

賑濟場志

書鄉約後

慈母影幀識

長川書院營建顛末

祭文

祭金侯士傑文

祭趙使君宗穀文

祭李氏文

海堂先生文集卷之二目錄

悔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上慎齋周先生 乙巳

伏惟先生道體神相萬福竊以慕齋金相公卽
本縣人也其遠祖墳塋在於縣南五土山以故
方其在 朝之時凡所以眷我一鄉者無所不
用其極歲丁丑相公啣 命觀風于嶺南務作
成之本則以小學爲先敦道齊之方則以禮教
爲首嘗巡到于本縣謁先聖禮畢坐明倫堂招
諸生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息毀于

隨惟爾諸生記我此言庶幾毋負因題詩壁上
以示之曰正路邪歧辨易差紛紛記誦與詞華
要須佩服程朱訓小學工夫日日加遂惠以粟
八十斛使之存本取息永爲講學之資其終始
勸誘之意至矣盡矣當是時自其詩口其食出
入庠序之間者莫不感發而興起相與戒告曰
此吾相公所以惠我後學者若使此資有缺行
將爲相公之罪人矣不幸典守者收藏之不謹
出納之無節至于癸巳之凶而頓無龠合之餘
一鄉士子莫不慨然於斯歲癸卯清道芮君厥

成來作邦訓有意復古以諸生之請告于縣人
張侯世沉侯聞之更惠學資一依相公所賜之
例既又勅諸生以永遵之意噫慕齋之垂惠五
鄉固出於尋常萬萬吾鄉之得受其賜亦豈非
興學之一大會也况當既絕之餘而復續於今
日芮君張侯之意亦不偶然烏可不叙其顛末
表盛蹟而警後進乎諸生孤陋寡聞雖未遵相
公之餘教其所以激厲而奮發者實有賴於相
公之賜故敢以記爲請伏惟先生一筆揄揚以
示來學於無窮幸甚

周先生學資記在校

答院中諸君子 庚午

每得書報辭意珍重不鄙愚陋傾倒以示寧
晚年有此知遇感幸感幸元祿姿疎學淺無
肖似而一段秉彝粗不泯沒勤勤懇懇於儒
之事固非一二年蓋自初頭犯笑侮取詆毀
不知其幾而愚不自量強聒不舍至于今日
心猶不少懈如學資之復立業儒齋之新設
院之經營雖不敢自謂己功而區區用力亦
爲不勤試考前後所錄則亦可以知其志之
存矣顧今書院雖成而猶未立廟藏經此則

司之罪也安敢望容貸於諸君子乎但物
乖異已甚財貨之窮盡亦極則有司雖勤
之何當初同志寧復有謀及於此事者乎
一碩儀時以此相勉耳既聖之報備悉示
三日壬寅又承許先生之招穩被指揮曾
浩不啻如披雲霧見天日自聞其言不覺
不寐也物論之未定者自此而定焉財貨
得者自此而得焉積二十年謀爲而未成
此而成焉豈時有所俟而然耶謹當竭力
以副吾黨之望須頽筭良規備議於會接

論之 將如 只有 意越 中浩 喜而 之未 者自 盡誠 之初

幸甚許先生又云先生集板當置之院中
幸中之幸也單子之越呈果有其失寄其
惡亦似己甚只此二事若非尊敬亦幾之
所懷千萬難以書既惟冀鍊玉珍重

雜著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癸卯

論曰聖人之樂亦多矣有仁智之二樂有
之三樂樂則生者樂其天而神也樂忘百
於道而樂也以及於循理安命樂有餘於
飲水曲肱樂亦在於其中則聖人之樂亦

此尤

言而勅

于失矣

卯

有益

愛者

於坦蕩

亦多矣

而獨以朋來自遠為不亦樂乎者奚其
皆善而覺有先後我既明善而人不能
既復初而人不能復焉則中心喜悅
而及人之樂寧不有欠乎夫得五行之
也賦萬善之理者人也而人已之所同
之所共有則豈一人之所得私豈一人
專者哉向也吾獨知是善吾獨行是善
而已未足樂也及夫告人而人信之
從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近者既信
信近者既從而遠者亦從而以善及人

可蓋人性
能明焉我
雖極其至
之秀者人
同得物我
之所獨
吾則徒悅
人而人
而遠者亦
其樂何

如也信從者衆其樂何如也大抵仁
性原於天而寓於人在父子而仁之
在君臣而義之理同得也以至於士
理均有焉長幼而序之理均有焉
知者即人所同得之仁義也吾身之
是人人所共有之禮智也人所同得
既先得於己則身可不推其所得以
人所共有之禮智而吾既先有於己
推其所有以裕於人也我之所得
之所有人亦有之自近而遠無不

仁義禮智之
理同得也
大婦而別之
吾身之所先
之所獨得者
之仁義而吾
以及於人也
已則烏可不
人亦得之我
信之自寡而

衆無不從之由前之獨悅而與人
獨悅而與衆偕樂則信所謂立心
成而其爲可樂孰尚於是哉酣以
智而樂父子君臣之道者是樂也
之序者是樂也同類如此一家可
近者可知宮商相宣不足以喻其
律呂諧和不足以方其宣暢之樂
也何樂也樂其以善及人者乎樂
者乎善裕於己而有以及人則且
及於人而信之者衆則是尤可樂

人同樂由吾之
必俱立成不獨
於仁義飲於禮
也樂夫婦長幼
可知遠者如此
其懽忻之意也
樂也然則是樂
樂其信從之衆
是固可樂也善
樂也已之善有

以信於人人之善有以資於
以之日明教學相長而德以
不可化之人亦無不信從之
自樂其樂彼亦樂其樂而究
於人而彼樂其資於我也斯
大懽適事也邪因是究之樂
人而樂也樂其善之及人也
樂其信從者衆也游聖門者
十而成已成物其樂融融不
則惟厥樂其善之及人而樂

講習相益而道
日進則天下無
矣原其理則我
其實則我樂其及
亦人間大快活
公樂云者非樂其
非樂其朋而樂也
三千通六藝者七
厭不倦其樂愉愉
其信從之衆也者

孰有如吾夫子者哉噫小知
語此樂哉已有一善則沾沾
人已有一能則揚揚自多一
君子之存心廣大物我無阻
人之有善者正不啻百千苗
善及人之可樂又焉知信然
也哉嗚呼自夫子以後能樂
之時孟子樂之其言曰得仁
之一樂也宋之時周程樂之
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南宮

自自私之人曷足以
自喜而不肯以告
而不肯以語人其視
間推吾之所悅而樂
焉里之相遠焉知以
從者衆之爲尤可樂
樂是樂者幾何戰國
天下之英才而教育
之其言曰每令尋仲
渡之後朱子樂之其

言曰樂菁莪之長育自且
矣我願吾黨勵至誠無自
樂不獨有善於己而必由
於己而必忠同樂於人伸
適而酣暢則聖人之樂亦
哉雖然非樂道安仁之君
於人者則不足與於是繼

業儒齋完議

戊申

吾鄉校學資之穀始自苴
斛則其息爲四十斛以四

文厥後樂是樂者寥寥
忘之道按聖賢實地之
心推及於人不獨有悅
反是樂克積而發越快
亦吾樂也夫何遠之有
君子富有於己而裕及
矣矣謹論

後改名三一齋

齋金相公其本八十
十斛而春精則可支

十餘員三四朔之供
稱以散在民間或謾以
意費用殆無龠合之
公勸獎來學之意也
依前復立者今五六載
未革焉若此不已幾何
也方今仁侯新莅百
秋也多士與接中有
以永久遵守之道太
特此也曰學田也曰資

母居接之時爲有司者或以校中移用因循推托恣跡甚非所以仰答慕齋相率以芮君之請張侯之惠軼而典守者濫用之弊尚何其不日銷月鑠而無餘廢俱興此正惟新學規之可合辭就告于太守謀所可曰凡鄉庠之有學資不具備也無非供學者講廩

之資而名爲士子者猶弊誠可歎也況此非尋常學資之比而可爲寒心今須一依粟而擇諸生入格者則其於相公之賜足以退告于同志爰定

賑濟場志

先生以分賑

余於去年夏任分賑

且不顧本意任自耗費轉成
資乃慕齋相公所物始者
宿習已痼幾至廢墜言之
榮川業儒齋之規以別其
自掌之以爲久遠儲養之地
且不永有賴焉乎有司聞命
又新規物設業儒齋

庚丑甲寅連歲大饑邑宰委

之寄故有此志

賑之寄初賑于東村再賑于

北院主賑者一人
人人而濟之而惻
是秋又失稔將有
君子愛人之一事
中有難容吾心力
其苑殆不如反諸
轉向湖西關東過
甚於前又不免再
在堂有難每每難
焦勞職患其憂者

而願賑者其數不貲勢不得
恒之念則未嘗不切于懷也
有夏賑之舉自念賑救飢民亦
詎敢以勞且賤爲辭而顧其
者與其受人之牛羊而立視
其主之爲愈故卽趣裝入洛
過七朔而返于家今秋之饑有
縻前任雖欲見幾而作老親
出旣不能離出則所以竭誠
言又烏可已耶是月之初七李

舍人友閔以敬
及飢民嗷嗷將
分彼我之境而
夕賑饋惟謹且
就賑固非上司
卽命罷之後數
無餓莩之患於
殍矣不勝慘怛
朝家賑恤之教
而如我之無幹

差巡過余曾與李有舊既見言
盡之狀李曰飢民之就賑者勿
救之可也余輒依其指揮而朝
九日矣有人告于邑宰曰歲前
之令姑罷以待開春爲宐邑宰
曰旋有營飭云可賑者賑之使
是余復往賑濟場則已有一飢
是日遂告於官更賑之嗚呼
雖至而奉承者寡焉雖欲奉承
敏者亦難能焉若此不已吾

王之所天幾
之意雖甚勤
人之身固不
肘無以遂其
嘉靖甲寅季
書鄉
韶之有鄉約
與鄉人同志
焉往歲在陶
嚴有節度不

何其不盡歸於枯魚之肆邪舍人
摯而巡西則遺東趨南則捐北一
能盡周之余亦事與心違自多掣
濟人活物之志是可慨已

冬二十有五日在賑濟場志之

約後

古也不幸中廢多年風俗日渝患
復修條約古今異宜鄭重而未及
山見先生手定鄉約立條本意謹
不待設教而教在其中眞厲世之藥

中定書

石也余竊

約取呂氏

下凡罰有

余告于衆

同約之人

而無替則

致亦無所

之說以備

慈

此吾慈母

忻慕于心歸而告柳公希潛議修鄉
四條爲之綱以陶山所編罰目附其
三等等各有目總三十餘條約旣成
曰此法似疎而實密至道寓焉惟我
奉之若神明信之若金石行之永久
將見風淳而俗美三代之化自可馴
事罰矣其各勉之哉咸曰諾遂次爲
鄉中故事云爾

母影幀識

朴氏之影也母氏生于 成化癸卯

今年九十

貌辭氣

一喜一

粧之以

已也

萬曆三年

丙辰仲

肇創紹

吾鄉獨

每

一有三歲矣頭童背僂腰下不仁而形
尚猶康強子元祿六十年來更相爲命
惟之情不能自己命子仡摹之于燭下
爲幘體之於目存之於心敬慕之將無

干乙亥三月日子元祿謹識

長川書院營建顛末

春設鄉會於黌樓謀于衆曰自周先生
修永陽之臨臬華山之白鶴繼次而起
寥寥焉有養學之資而無講學之所抱

惟宜有

策彷彿

僉曰可

縣南九

然距縣

眺之也

但野

韓侯

而方典

恢之

丁巳

徑徒事悠泛蓋置書院以倡率而激厲之
可遂沒意營建焉○三月與同志相地於
九成山下長川之上有古城今廢遺堞宛
然纔五里山回水抱市塵不到高而有迴
勢閭而有物外之趣真學子藏修之所也
入田其中不可遽然施事遂稟于李侯胤
卽以公田易之又出力以助成規畫粗具
辰未卽舉基之東畔有蔣文友田請入以

又友鄉之雋士也

春始院役使儒生具由告按使俞公某俞

公去助夷載戊不蓬戊興備

老吏二以幹之起工纔半月侯遽罷歸院事之
不幸何至此哉

己巳仲春朴侯仁豪來代之凡係興學勸士之
乃靡不用極而於本院事尤眷眷焉材之腐蠹
者易而新之瓦之破敝者燔而補之糧餉則捐
月俸役丁則募遊民其措置之方比前倅益加
纖悉時李相國陽元按本道節又惠正租十五
斛正鐵三十斤以益之木石咸萃物力俱贍工
衆勸而不告勞積五箇月而斷手對正堂而起
高樓分東西以置兩齋建庖厨立府庫繚垣設

門皆覆以瓦總三十有餘間於是升堂而眺羣
峯環立憑軒而聽澗水鏘鳴爽塏明敞政合羣
居肄業之所苟近學徒聞風興起抱墳策來赴
者日相踵自是冬始聚而居齋焉

庚午春李相國巡過本院諸生請院號遂以長
川命名蓋因其洞名也因賜海雪三斛以補養
士之需

吾鄉書院之設起自丙辰至己巳而告訖
首尾十四年之間撤而復始始而復撤犯
笑侮取詆毀者凡幾遭矣幸賴我仁侯悉

心經理之勤賢使隨便獎勵之惠積年垂
廢之役至今日而得完就焉吁其盛矣其
幸矣惟我諸生昕夕羣居於是不徒事乎
訓詁詞章之末而專心爲己之學擴蹟其
義理砥礪其名行以不負我仁侯賢使興
學育才之盛意則豈非又大幸與既以語
諸生因記顛末揭諸院壁使後之從事於
是者知吾輩當日用意之勤亦如此云爾

祭文

祭金侯士傑文

凜烈霜晨風悲月苦西歸素鞚發自東土丹旆
先啓滿路薤歌哭送長途我慟如何言念我侯
天姿超異真醇氣度和易而已懇篤心性孝友
而已一經品題名登仕籍初試殘郵疲瘵蒙澤
繼典名邑衆庶懷德隨處盡職名譽蔚藹乃宰
吾縣游刃恢恢雷封民物欣戴二天莊重如山
望之儼然不怒而威威勝斧鑕不言而信信逾
金石况是孝惠實維民則凡爲人子孰不感服
百里太古復覩今日龔黃德政展也相頡一疾
難醫九原冥漠仁言和氣已矣無復吏民含悲

填街號哭鶴髮在堂血淚相續孤鳳失儷叫痛
天末靈若有知豈肯瞑目魂兮其歸龍城之北
宅近先塋松梓鬱鬱萬歲千秋永保其吉

祭趙使君

宗敦文

公自妙年才德超衆學古有獲出爲世用泣事
恢恢聲大名重遂典專城動體上意七綰郡
綬一念仁愛視民如傷撫民若子不怒而威奸
不得肆龍黃召杜奚獨專美相厥一方游泳至
澤攢手所祝五福之一謂言仁者必得其壽何
不百年止六十九天不可必理不可詰吁嗟已

矣曷不痛哭顧此無似過蒙容接撫躬揆分感
荷何極捐館當日我遊遠地自歛而殯不躬相
事淡有所負重我涕泗想象平日宛其可念寬
綽之容森然在睚忠厚之言盈耳洋洋魂兮其
歸洛北楊原松風蘿月萬古黃昏

祭李氏文

代作

嗟余季兮胡遽至此百年生世未半而止靜言
思之啜其泣矣昔我同閨兄弟其四均被顧復
情切同氣長枕大衾二十餘禩于嗟女子亦各
有行茲分南北慘割中情參商卅載得見者稀

悔堂集
方謀歸寧擬見容儀茲計未諧遽聞蓋棺此生
天地無復團歡陟岵瞻望益痛心肝余懷之悲
誰復知之靈如有知亦應纏悲展情無路遙
菲薄靈其降歆諒我悲怛

悔堂先生文集卷之二

